



走进坦桑 758天

被非洲感动一生

海洋 吴敏◎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走进坦桑

758天



被非洲感动一生

于海洋 吴敏◎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坦桑758天 / 于海洋, 吴敏著. —南昌: 江西
高校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493-0135-5

I. ①走… II. ①于… ②吴…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7608号

策划编辑	涂宜将 黄长根
责任编辑	黄长根
特约编辑	张洪雷
装帧设计	郭素卿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330046)
总编室电话	0791-8504319
印 刷	北京九歌天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60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8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0135-5
定 价	29.00元

赣版权登字-07-2010-22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下辈子还要去非洲

蓝天下，一群瘦弱少年光着脚在街头疯狂地踢着足球，兴趣使他们暂时忘记了饥饿与贫穷，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像一曲欢快的民谣。

在非洲，我总是被这样的情景感动。他们是一群贫困笼罩下的少年，当地球另一半的儿童们每周都能花几百元去迪斯尼乐园里尽情玩耍的时候，非洲的儿童们却只能饿着肚子光着脚丫在街头“享受”自己的童年。所谓人人生而平等，在这里看来并不成立。

在来坦桑之前，我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人。尽管做着医生这样一份职业，可能是由于年轻的缘故，我对于人间的疾苦却缺乏一种深切的体验。直到2007年7月我作为中国第二批援坦医疗队员前往非洲，才逐步读懂了生命的意义。

坦桑尼亚是一个美丽的国度，但并不富裕。早在1967年，第一批援坦医疗队就到达了这里。在西方人看来，这样的行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对于每个个体来讲，让生命免于疾病的迫害是我们唯一的使命。

两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符号，它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又岂是一言所能蔽之的。对于援非医疗队员来说，两年抛妻别子生活固然艰难，可是每次想到我们的工作可以使许多病人减轻痛苦，许多家庭减少悲伤，这点付出又算得了什么。

生命中应当有一些高尚的东西，对于和平的向往，对于人类的爱，在历史的长河里，正是靠着这样精神，人类的祖先才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下，穿越了黑暗，到达了光明。

回到中国之后，我总忍不住翻开在坦桑的日记，那些爱与痛交织的日子，每每让我激动不已。

能完成这本书，首先要感谢我的母亲，她是一位善良勤劳的东方女性，教会了我应该用爱的眼睛去面对这个世界。尽管她已经去了天国，可是每次写作时我都能感受到她给我的力量。

感谢我的队友，在坦桑的758个日子，是他们陪着我一起度过。许多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之间；许多的灵感，就来自于我们不经意的谈话。在那些孤独的日子里，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感谢我的妻子，没有她，我无法全心投入在坦桑的工作。并且她是一位美编，亲自为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做出了贡献。

感谢江西高校出版社的各位编辑，是他们的工作让我的稿子尽快与广大读者见面，早日实现我儿时的梦想。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一句话，这是我离开坦桑时说的：下辈子我还去坦桑！

丁 石 峰

序二 难忘坦桑

非洲，遥远而陌生的大陆。

在我先入为主的印象中，那是一片茫茫的大沙漠，是贫瘠、干旱而炎热的。

然而，2008年，当我有幸踏上坦桑尼亚这片土地时，却被所看到的一切震撼了！

至今回想起在坦桑尼亚的时光，便是蓝天、白云、广阔而温暖的沙土地。以至于后来每次进入网上的阳光牧场偷菜时，那个艳丽夺目的画面总能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那片热土。

我去的时候坦桑尼亚正处于旱季，但也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炎热，那时早晨必穿长袖衣服保暖，中午阳光强烈但空气清新，巨大碧绿的芒果树遍布村庄与街道两旁，即使半夜仍能看到天空的云朵。

坦桑人民虽然贫困，但却是非常单纯、善良的。无论是乘车行驶还是走在路上，跟所见到的任何坦桑人打招呼，都会得到他们热情的回应，每次离去时，我努力地回头，还可以看到他们招手的身影。

坦桑的魅力，语言的表达已经非常苍白，我只能说：坦桑，比我想象的更要深刻与美丽。

难忘的令我感动的坦桑！它将成为我一生中最珍贵的收藏。

吴敏



An aerial night photograph of a coastline. The water is dark blue, and the land is illuminated by lights, creating a bright, glowing area along the shore. The overall scene is dark and atmospheric.

2007年7月29日

终于。出发。

我们医疗队一行踏上了飞往坦桑尼亚的征程。

黑妈妈摇着小乖乖睡觉。
她唱着一首古老的歌曲，
那是她的祖先们
在没有黎明的长夜里唱着的一首歌曲。

她一边唱着，唱着，一边望着
那美丽的布满星星的天空。

她向着天空歌唱，
因为天空呀，
时常也是黑色的。

因为在天空里，
在那美丽的布满星星的天空里，
既没有白种人，也没有黑种人，
既没有黄种人，也没有红种人，
在那儿，大概，所有的人都是小天使，
上帝的手就保护着这些小天使们。

黑妈妈呀，
她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也没有家……
黑妈妈呀，她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小乖乖……

她望着布满星星的天空，
她淡淡地微笑起来：
她感觉到，天上的每一颗星星，
好像都从上面
向她招手致敬……

目 录

content

- 001 序一 下辈子还要去非洲
- 002 序二 难忘坦桑

1

- 003 初抵坦桑
- 007 被“疟疾”
- 008 5.12国际护士节
- 010 逼真的演习
- 011 大使路
- 012 令我感动的老物件

2

- 018 我在坦桑的“家”
- 021 旱季雨季说
- 026 无奈的网络
- 027 无眠夜
- 028 请来塔宝拉
- 029 CCTV4的忠实观众
- 030 自得其乐来打球
- 032 天下有贼
- 033 38000和3800

3

- 035 “家”里的果树
- 036 有田万里来种菜
- 039 短命的姜
- 040 把子肉“咸菜”
- 040 另类的美味
- 041 队长来了吃全羊

4

- 044 蚂蚁军团
- 045 年事已高的“老虎”
- 045 劫后余生的小虎和小黑
- 046 蝙蝠精
- 046 小黑死了,老虎走了
- 047 厨房的不速之客
- 047 蜥蜴? 变色龙?
- 049 中秋月
- 050 国庆假日
- 051 祸不单行
- 052 思乡
- 054 忙年

目 录

content

- 055 平淡
- 056 清明无雨
- 057 我的儿子

5

- 060 驻地周边的景致
- 062 丁香之国
- 064 “索科莫科”最流行
- 065 一衣多用的康嘎
- 066 传统饮食“乌嘎哩”
- 067 酒吧
- 068 生命之树
- 069 蜜蜂蜂蜜
- 070 茅屋民居
- 072 不着急的坦桑人
- 075 不得了的头顶功夫
- 076 自行车, Made in China!
- 078 Kpalapala教会学校
- 080 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 082 中坦友谊的见证
- 084 坦桑的国父尼雷尔

- 085 非洲之王乞力马扎罗山

6

- 088 十五个小时的大巴车
- 090 塔宝拉及医疗队驻地
- 092 塔宝拉的菜市场
- 094 急诊
- 096 遭蚂蚁攻击
- 100 美丽的笑脸
- 102 驻地的阿猫阿狗
- 104 Nane Nane节
- 109 坦桑的火车
- 113 美丽黑木雕
- 116 画

7

- 120 维多利亚湖·怎么看都像海
- 123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
- 124 看到你了! 狮子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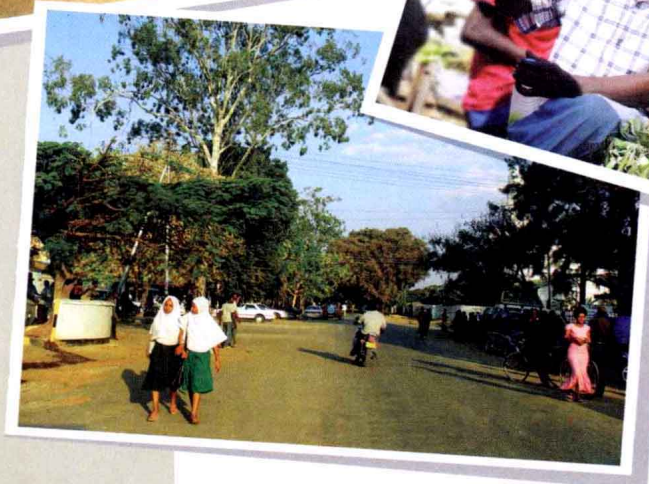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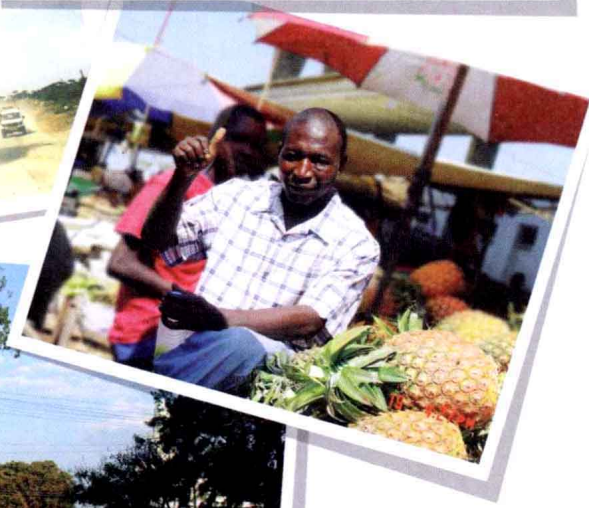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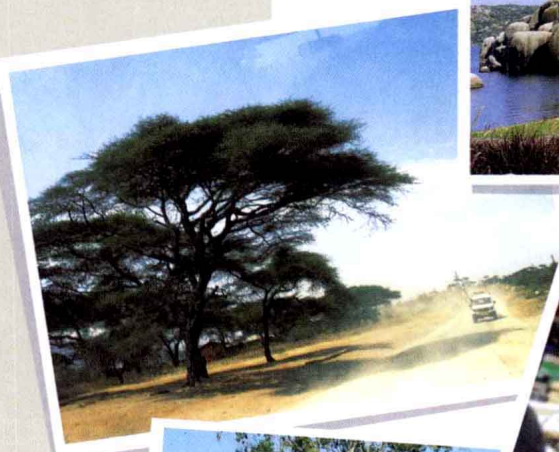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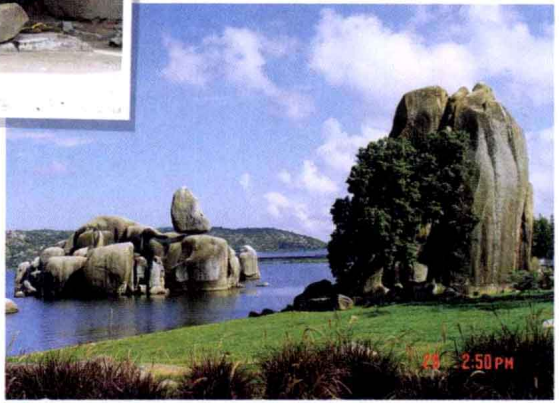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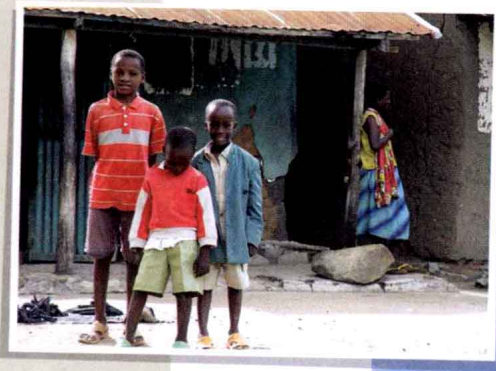
content

- 131 恩戈罗戈罗·非洲伊
甸园
- 138 阿鲁沙·湿漉漉的雨林
- 141 莫西·一路咖啡香
- 146 桑给巴尔·最美的黑人海滩
- 8
- 152 逛逛郊外
- 156 静静的平安夜 热闹的圣
诞夜
- 157 孤独的角马
- 158 新年重游穆索马
- 164 豆豆长大了
- 165 ……乱 语
- 166 雨季走了
- 169 惜别
- 171 再见，坦桑尼亚





于海洋 篇



初抵坦桑

离开祖国已经半月有余了。

一踏上坦桑的土地，最大的感受就是空气清新、纯净自然。虽然贫穷，生态资源却生机勃勃，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市中心的芒果大道，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鸟儿，树上硕大的木瓜、香蕉……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哪会知道想象中干旱的坦桑竟也是绿树成荫，蓝天、白云、碧海晴天呢！

8月15日，在坦桑尼亚驻扎了两年的第十九批医疗队员们，准备启程回国了。对于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第二十批医疗队在坦桑尼亚共有四个医疗点，分别驻达累斯萨拉姆、穆索马、多多马、塔宝拉，我们属于塔宝拉医疗分队。塔宝拉是坦桑尼亚中西部最大的省，属于半高原地带，距离最近的穆索马和多多马医疗点约六七百公里，距最远的首都达市的医疗队相距一千多公里，交通非常不方便。

这里疾病的种类很多，许多是在国内没有接触过的，艾滋病和疟疾更为普遍。目前，各个医疗队或多或少都有队员患了疟疾，幸好各队都备有药品，国产的萘萘素对疟疾的治疗效果比较好。

来到塔宝拉医疗队驻地后，一直忙碌于工作交接，如今，生活总算稳定了下来。生活中最大的困难是严重缺水、时常停电，而且当地的蔬菜也非常昂贵，所以我们也学习历届医疗队的传统，每天下班后，大家一起做饭、种菜，还学会了很多以前不会的手艺，比如蒸馒头、擀面条、用木瓜炒菜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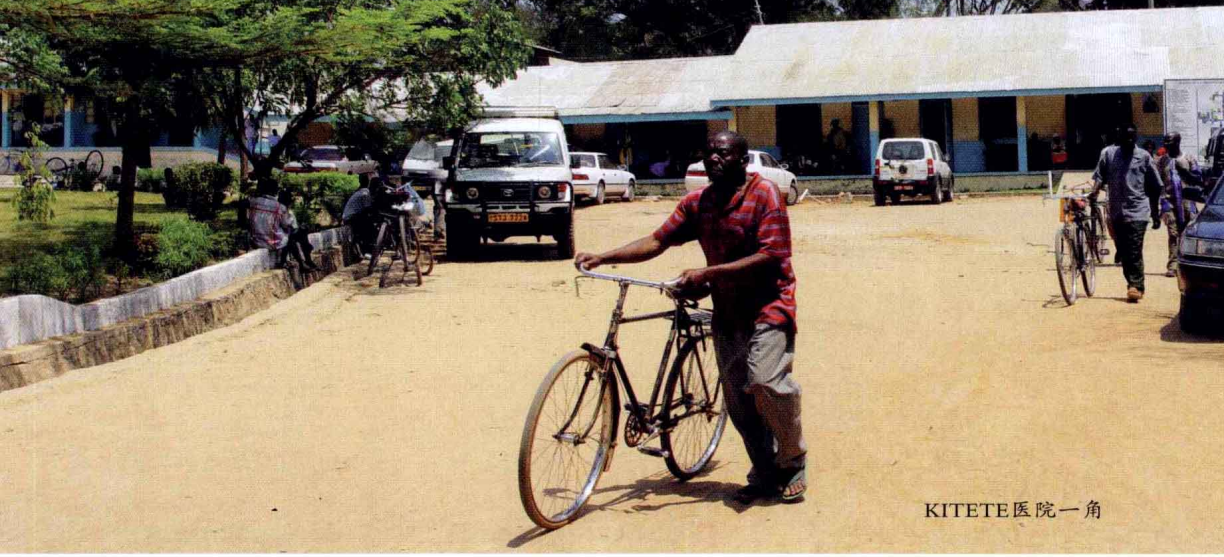
现在我已经很习惯地开着右方向盘的车在路上飞奔而不违章了，有时候也担心回家以后会不会不适应开左方向盘的车。

每天早晨一出门，见到的人几乎都是黑色皮肤，凡是路遇，听到最多的是“jumbo”（斯瓦西里语：你好）。坦桑人民对待黄皮肤的我们非常友好，总是主动热情地对我们招呼“齐那，拉非克”（中国，朋友），这正是中国援坦四十年来，坚持不懈地奉献，赢得了坦桑人民尊重的结果。

这里的物价跟国内差不多，很多商品甚至比国内还要贵，当地人收入不算太高，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他们看上去却都很乐观。

现在我们学的斯瓦西里语还不能达到和当地人交流的程度，可我们都很努力。农贸市场里几个黄皮肤的中国医生操着半生不熟的斯语和小贩交谈、侃价，也是这里的另一道风景。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简单、忙碌、平淡而又丰富多彩！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一批批医疗队员们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工作、生活经验。有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从现在开始，我与队里的伙伴们要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了。



KITETE医院一角

我们工作的地方是塔宝拉省一所政府办的省级医院，也是当地最大的医院——KITETE医院。医院的占地面积虽然不小，可是各方面的设施却非常落后，所有的手术器械全部是由我国及其他国家援助，大型设备只有一台X光机和B超机，化验室只能做简单的常规检查。整个医院有三百多张床位，正式医生才十几个人，加上我们医疗队也不过二十人左右，却承担着整个地区四百多万人口的医疗保健任务，这里的医生几乎成了全科医生，内外妇儿兼职。

我们的工作繁忙而紧张，每人每天要诊治几十个病人，多的时候要五六十个，并且还担负着医院几乎所有的手术，其间一点休息时间也没有，经常累得腰酸背疼，一般下午两、三点才能吃上午饭，有时累得连饭都不想吃，经常下班后回到驻地又有急诊，便再返回医院。不过能够用自己的医术为坦桑人民解除病痛，还是感到由衷的高兴。

上班的第一天，我们新奇而兴奋。各个诊室的门前已经坐满了病人，尤其是内、外、妇和耳鼻喉科更是人满为患。多年来，中国医生凭借着细心的诊断和精湛的医术在坦桑尼亚获得了极好的口碑，不少病人只想让中国医生治病，因为有一段时间与上一批医疗队进行工作交接没有按时上班，他们便一直耐心地等待着。

我们到了医院办报到手续，领取工作服后就各自忙碌起来。我所在的耳鼻喉科室，医生就我一个，医院专门给配备了一名助手，主要是帮助翻译。因为当地大多数人都不会英语，只会说当地的语言斯瓦西里语，所以看病的效率大大下降，一个上午才诊治了大约二十多位病人。我的助手无论干什么都是慢吞吞的，若是在国内这样做的话早就挨批评了，但在这里，也只好尊重他们的工作习惯。



医院里蚊子特别多，做手术时由于精力高度集中，脖子、耳朵等暴露部位即使被叮咬也不能驱赶，因此被感染疟疾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所以中国医疗队员在这里的两年中少则患疟疾四、五次，多则十几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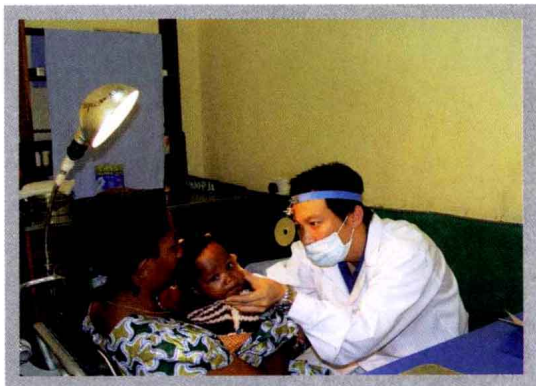
由于医院的设备非常落后，很多在国内可行的手术与治疗方法在这里都不能开展，只能利用现有的设备或材料加以改造，来应对所遇到的各类病人。

这里的病人跟国内的相比较，病种上差别不大，但却严重得多，大多患有艾滋病和结核之类的传染性疾病，医院的病人中大概有40%左右患有艾滋病或者是携带者，因为当地是全国艾滋病人最多的地区之一。下午，来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鼻腔肿物的病人，需要马上手术，但助手建议应该先给他一些药物，等病人走后，助手说：“这是个艾滋病人。”是的，做这种手术风险非常大，而且效果不见得会很好。在与助手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以后会有很多机会接触这类病人，因为并不是每个病人都进行术前艾滋病的排查，给急诊病人做手术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所以，我想除了自我小心，为他们解除痛苦是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之外，还应该尽量根据病情采取一些相对有效的措施。

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血液传播，我们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不小心扎伤手是常见的事情。最初诊断、手术时都要戴上两副手套，每次检查结束后都要反复地洗手。从国内到大使馆以及援助医疗总队，都要求我们在积极开展医疗工作的前提下，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每一个人都要洁身自好，尤其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否则若要躲开这个恶魔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有关资料说，在非洲每年就有一百多万患儿死于疟疾及并发症，而且疟疾引起的贫血，继而造成营养不良等情况，确实严重影响了非洲孩子的智力和体格发育。但愿有一天，能有疫苗研制成功，或者有效地防止蚊子叮咬，进而改善非洲的卫生健康状况。

由于贫困，很多人都是病情发展到后期才来医院检查，无形中给医疗工作增添了很多困难。但也许是天性使然，他们每个人看上去面对疾病的



医院门诊外走廊候诊的病人们

态度都没有我所想象的那样充满担忧和恐惧，尤其是孩子们，没有玩具，用些破布与树枝条裹起来就是一个不错的足球，照样在医院的空地上玩得兴高采烈。

除了常规手术，最常见的就是食道异物的患者。很多家长经常把一枚硬币给孩子当玩具，后果就是孩子吃到嘴里，卡在食道中不能吃饭，最后送到医院来做手术。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这类手术就做了不下一百例，算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钱了。

工作结束后，我们都非常疲惫，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前面的路还很长，愿我和我的兄弟们都能平安、圆满地完成任务。



历次手术中取出来的钱币，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被“疟疾”

出国前，就听一位往届的老队员说过，到了坦桑，不得疟疾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得过疟疾，就不算去过非洲。

疟疾，Malaria，俗称马拉利或者打摆子，是一种通过疟蚊传播的急性寄生虫传染病，由疟原虫引起，主要症状是间歇性地发冷和发热，病情严重的会出现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流行于热带地区，以非洲的疫情最为严重。由于战乱和经济发展问题，处于疫区的非洲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状况非常恶劣，使得这些地方疟疾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如果疟原虫侵入脑部血管，则会导致最为严重的脑部疟疾，造成病者昏迷。由于当地医院的卫生设施与条件非常简陋，若没有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治疗，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会非常高。

为此，每个队员们心里都紧绷着一根弦，时时刻刻注意防护工作，平时只要有感冒症状，就各种药品一起吃。可后来随着时间的延续，慢慢地也就放松了警惕，结果没多久，队友们便接二连三地患上了疟疾，半年多的时间里，每个人至少得过三、四次，胳膊、腿上都被蚊子咬得伤痕累累。

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还不错，不成想也被小小的蚊子击倒了一次。

这天清晨，醒来后感觉头昏沉沉的，浑身发冷，盖着被子还是觉得冷，心想糟了！赶紧找出抗疟药吃了，顺便把什么抗生素、感冒药等一古脑儿地倒进嘴里。越来越冷，找来体温计一量，38.5度，觉得还能坚持。到了中午，症状更严重了，从医院赶回驻地继续大把地吃药，然后倒头睡觉，可是睡也睡不安稳，盖得少了就冷，多了就热，说不出的难受、烦躁，体温到了39.4度，差一点就晕了。下午，大家一起帮着输液，一直打针到晚上7点多，老马又给我做了面条，吃完饭后，出了很多汗，体温才逐渐降下来了。

此后，每天下午固定的39.5度左右的高热令我一直处在昏睡状态，出的汗浸湿了全身，身上总有一股浓浓的药味驱之不散。浑身肌肉关节疼痛，拉肚子拉得浑身无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头疼得像要炸开一样。没有生病的队友们除了工作，每天还要轮流照顾我，为我送水、做饭、打针、拿药……忘不了自己在迷迷糊糊中看到的一双双焦急、担心的眼睛，听到的一声声温暖的问候，这些关爱，在病痛的时候给予了我无形的力量。

坚持了六七天，终于感觉好多了，可以起来稍微地活动了。这次，我切身地体会了一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感觉，走出房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虽然阳光还是有些刺眼，但，健康的感觉真好！

